

一周“网”来

“八马同槽”士林传奇

学人剪影

□ 本报记者 卢昱

“山大历史系最辉煌的时代”

“‘八马同槽’时代，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山大历史系最辉煌的时代。这样说不仅得其后历史系同仁们会不会有意见，这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入学时，这几位教授都是正当盛年，想来大多是四五十岁，赵先生最年轻，不过三十几岁，系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教授们经常有新观点的论文发表。”1952年秋入学、1956年夏毕业的山大校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曾撰文道。

当时，教授们生活上很朴素。穿的大部分是蓝布中山装、布鞋，冬天个别还穿长袍，如张先生、董先生。“穿着最讲究的是杨先生，平时多为呢质中山装，冬冬外加开司米大衣，拿出来时手绢多为丝质的。我们学生在背后说，师母对杨先生照顾得最好。最不讲究的是董先生，一件长袍长年不洗，上面什么污渍都有。我们见过董师母，十分爱整洁，但董先生的生活习惯如此，师母也实在没有办法。”邹逸麟回忆道。

董书业生活不拘小节，传道授业却严谨细致。他曾说自己有“三严精神”：一、严格对待承诺。决不轻易作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务必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二、严格的读书计划和遵守时间。当天的事当天做完，风雨无阻，日以继夜，决不允许拖到第二天；三、严格遵守上课时间，杜绝压堂现象。他上课从不带笔记讲义等东西，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但又逻辑缜密，有条不紊。更为奇特之处，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这节课结束时，下课的钟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其时间之准确，令人为之咋舌。

当时学校没有新建教师宿舍，住的多是学校周围原有的住房，由于入校时间不一，所以住房条件也好坏不一。郑先生住的是原有的小洋楼（一层），住房算是宽敞，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都是些从学校领来的床、桌、椅。他藏书极多，听说有5万册，大部分还是线装书，可惜只有少数放上书架，其余都是装在肥皂箱里叠叠起来，使用极为不便。

“1987年我去青岛游玩，专门去郑先生家探望，那时他已生病卧床，医生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但书大多还是用肥皂箱累叠着。”邹逸麟回忆，陈同燮先生很怪，他老家在天津，不肯带家属来青岛，一个人住在一间平房，自己做饭。“每到周日，陈同燮先生便邀请同学们到郊区去玩。有一天，他带我们去游五号炮台。面对大海，遥望当年五百壮士英勇赴死的田横岛，他要求同学们每人作诗一首，然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品是他出钱，买花生给大家吃。一等、二等奖的同学只管吃，三等奖的同学要受罚——跑腿去买花生。”山大校友、墨子研究专家张知寒曾回忆道。

“矢志十年赶上董教授”

当时山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丰富多彩。在邹逸麟的印象中，讲课讲得最精彩的是张维华和赵俪生两位先生。张先生讲课底气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胸前，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赵先生有一副男中音好嗓子，声音洪亮宽广，抑扬顿挫，十分悦耳。他上课时全身心投入，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写板书时非常用力，经常将粉笔折断。一门讲来比较枯燥的哲学思想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被他讲得十分生动有趣，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不知不觉中下课铃响了，仍意犹未尽。

邹逸麟回忆说，杨向奎先生的思想史课比较深，有时还联系到一些哲学和物理学问题，五十年代考文科的往往是数理化比较差的（个别的例外），所以听下来一知半解。因为他是系主任，对他有点怕，所以下课后，复习上所花的时间比其他课多。

很多山大校友都被董书业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折服。当时，董先生过目不忘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地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地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在他四十多岁时，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时曾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董教授。”

“董先生上课不带纸，第几章第几节，大一二三，小（一）（二）（三），条理十分清楚。我们学生有时很坏，课间休息时，有意问他第几节第几点的标题是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丝毫不差。大家都十分惊讶，他竟有如此好的记忆力。”邹逸麟回忆道。

董书业还是京剧迷，他一般会去听小剧团的戏。看戏时，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黄慢板时，便到吸烟室去休息。等武打戏一上场，如《龙潭驹》《杨香武三盗九龙头》，他便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诉同行者，听了这样的戏，精神得到恢复，翌日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我专门去听他那一堂课。有时，联系起‘龙潭驹’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生、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是意气风发。”同为戏迷的赵俪生曾撰文道。

陈同燮先生有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音浑厚，讲课一句连一句，没有一句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就是一份很好的讲义；王仲莘先生上课习惯右手插在裤袋里，脸上抬朝着天花板，娓娓道来，课程中提到不少的史料。“当时未曾领会，后来读了他所著《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才知道他治学之深。他送我的《北周地理志》，因为工作关系，翻了几十年，书都烂了。他上课一口浙东普通话，我是宁波人，听起来很亲切，而北方同学往往听不清楚。”邹逸麟说。

郑鹤声先生一口浙东普通话，而他开的课又是枯燥的史部目录学，课堂上尽是抄书目，学生们感觉很累。“他又是近代史专家，可惜我在校时，他未曾为我们开过近代史课。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指导我写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邹逸麟说。

“八马”盛名与《文史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反观历史，“八马”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与《文史哲》的创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山大校长华岗牵头创办了《文史哲》杂志，杨向奎担任首任主编。在华校长的带领下，文史两系的教师们积极撰稿，参与编、审、校、发行，不拿稿酬。刊物很快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从1953年起正式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据统计，“八马”前后在《文史哲》发表了185篇质量极高的学术论文。

“《文史哲》几乎每期都有

历史系教授发表的论文，这对我们年轻学生（当时尚无研究生）是很大的激励。虽然当时大家水平极低，史学入门都谈不上，但心目中已经萌生了将来要搞学术、写论文的欲望，这与当时国内一些比较保守的高校里有些老教授不让年轻人过早发表论文的风气有所不同。”邹逸麟回忆道，以“八马”为主力的历史系教师们开风气之先，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学生们。

八位教授不仅讲课各有特色，学术研究也十分突出。黄云眉本是浙东史学鼻祖黄梨洲的后人，理路也从此一脉。清代浙东史学重实际、重气节的学风对他的影响很大。“黄先生的明史考证，在校时已有闻知，到毕业后多年才见其书，完全是乾嘉学派的遗风，潜心数十年做这样的考证，如今恐怕是后继无人了。”邹逸麟感叹道。

郑鹤声先生学问面广，三四十年代在国立编译馆时，已是国内著名目录学专家，还专长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对郑和下西洋有专门著作。王仲莘先生对中国史中古一段用力甚深，不仅有两部断代史著作，《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他数十年悉心之作，至今仍是研究北朝史的主要参考书。

“在校时听说张维华先生曾在齐鲁大学开过秦汉史，我在山大的四年里，他没有开过秦汉史，只读过他的《明史法部机四传》的注释和长城沿革考，才知张先生的学问面很广，几乎涉及整个中国通史。”邹逸麟说，赵先生知识面、兴趣面也广，高校历史系里的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他是最早开创者之一。“他告诉我们，‘顾炎武研究’是他最早的学问底子，他晚年还钻研先秦史、中西交通史，雄心不已。”

“董先生的学问，我在校时知道他是春秋史专家，毕业后才知道他早年也是曾搞过沿革地理，竟有同行之谊，心中十分高兴，以后又读过他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史》《心理学》，还有关于中国古代绘画史、先秦经典的著作，惊讶董先生这么瘦弱的身体，肚子里竟有这么多学问，真非常人也。”邹逸麟评价道。

杨向奎认为，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他的治学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术领域。杨向奎在学术研究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基础科学的分类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杨向奎先生的学问很深，他的古代礼制的专著和有关墨子自然科学的论著，我实在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去他府上拜访，我说杨先生您学这么好，当年为什么不搞自然科学。他说年轻时对历史学有兴趣。据我所知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里如此兼通文理的很少，他真是一位奇才。”邹逸麟回忆道。

学人剪影

“我在地球，有点冷”

11月8日1时16分，经过约6.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安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圆满成功。王亚平由此成为中国首位执行出舱任务的女航天员，迈出了中国女性舱外太空行走的第一步。出舱活动圆满成功，叶光富迎接翟志刚、王亚平进舱，“来吧，接受03的拥抱！”远在地球的气氛组成员也开始了集体模仿：“我是04，我在地球，有点冻手”“我是05，地球太冷了，我也想去太空”“我是06，北京已经结冰了，不知道太空有没有这么美的冰块”……

“情怀都出来了，你现在让我憋回去？”

近日，网友突然发现QQ秀不见踪影了。11月9日，有消息称，腾讯正式下线PC版QQ秀，用户将无法再看到自己的QQ秀装扮形象，网友纷纷表示“我的时代落幕了”。然而，腾讯不久就出来回应，“先别急着掉时代的眼泪”，称QQ秀没有突然下线，只是折叠在聊天窗口。刚慨叹完“爷青结”的网友情绪被迫调转了180°：“原来时代还在！”

“手没抖，EDA冠军”

在11月4日结束的EDA（电子设计自动化）领域国际会议ICCAD 2021上，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吕志鹏教授团队获得了CAD Contest布局布线算法竞赛的第一名。EDA被誉为“芯片之母”，是我国“卡脖子”关键技术之一。有说法是，“谁掌握了EDA，谁就有了芯片领域的主导权。”据悉，今年是该团队首次参加ICCAD竞赛，而且这支团队平均年龄仅24岁，网友纷纷送上祝福。巧合的是，在11月7日结束的2021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上，中国LPL赛区战队EDG战胜韩国LCK赛区战队DK，夺得冠军。网友表示：“不管是EDA还是EDG，不管是科研还是电竞，努力夺取各自领域的冠军，都值得庆祝！”

“禁止专业选手参赛”

近日，辽宁沈阳迎来一场大雪。鲁迅美术学院的6名雕塑系学生花了三个小时用雪制作完成了一座鲁迅雪雕，参与制作的孟同学说：“鲁迅是我们鲁美的代表，我们最终决定做一个鲁迅的胸像，一方面是纪念沈阳的这场初雪，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方式寄托对鲁迅的推崇。”雪雕惟妙惟肖，引发一拨点赞：“属于专业对口了这是”。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我自己也想像他们一样，照亮哪怕其他一个人也好。”近日，一篇清华贫困生的匿名自白在网络上刷屏。他回忆，当年入学时奖学金和助学金共计13000余元，扣除学杂费，一年可支配的资金只有6500元。他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开支计划，每个月只能花400元。同学们吃西瓜喝饮料时，他只能默默喝水；无法承担班级出游花销，错过了和同学的合照……

此后的日子里，他通过兼职有了稳定的收入。从研一开始，他每个学期拿出3200元，资助4名家乡希望小学的孩子。有清华同学表示，这位学弟现在仍然算不上富裕，但却难得心系贫困学子，这种情怀让人感触和动容。没有卖惨，没有诉苦，只有苦难中的韧劲，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吧。

“没点儿奥数功底，还真过不了双十一”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大促又来了。但网友发现，非但优惠力度没见多少，各种套路却越来越多。定金立减、跨店满减、购物金、品类红包、直播红包、店铺红包……看着别人做好的双十一“作业”，不少网友顿感数学知识不够用，怎么购物还整出了做数学题的感觉？商家套路多，消费者想要薅羊毛，为此付出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究竟值不值？不少网友感叹，简简单单降价、干干脆脆打折，这样不好吗？

“我的博导去削萝卜了”

上班时间线上直播授课，下班时间到食堂择菜。自从11月5日，成都理工大学实行封闭式管理后，学校食堂用餐需求增加，老师们主动拿起锅铲，加入帮厨大军。这些“帮厨界天花板”中，不乏一些教授、博导。在收到来自导师的投喂后，同学们纷纷晒出爱心餐，“各种硕博博导择菜给我们吃，这算是人生巅峰了吧。”

“是方便老了以后改名么”

近日，小红书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老红书”商标状态变更为驳回复审，该商标国际分类号涉9类科学仪器，申请日期为6月8日。业内人士分析，这是保护性注册，避免他者恶意或者为了盈利性目的抢注商标。不过，此举一出，引来网友调侃，“老红书……是给老了的用户打造的吗”“要不等几年上了岁数再改吧”。

“导师又亲自‘跑’数据了”

继上次“我研究我自己”的论文走红后，苏炳添又发论文了。告别全运会征程后，苏炳添不久就开启了工作模式。近日，他在《中国科学：信息科学》上发表了论文《科学训练辅助：柔性可穿戴传感器运动检测应用》。此外，苏炳添已经恢复了个人训练，备战2022年杭州亚运会，网友调侃：“你以为苏神是备战亚运会，实际上他是为了论文提供实践基础”。（□记者 李梦馨 整理）



《雪景山水图轴》—吴现俊

围炉话“雪”

文物志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韦伟

一场初雪过后，齐鲁大地按下冬日启动键。不妨到博物馆里，踏“雪”、寻“梅”、赏“酒”。

山水向以雪景最难画，山东博物馆藏《雪山行旅图》，树木石皴以细笔描绘，除枝干以粉笔画勾外，均用弹弓弹粉之法，将粉水洒落于画上，表现雪花纷飞的生动景象。画作者刘度乃清代画家，笔下丘壑泉石，布置细密，楼台、人物，精密细致，深得画理。

济南市博物馆藏《雪景山水图轴》同样精彩。画作者吴现俊，清末民初江苏无锡人。工书善画，山水人物兼妙，尤擅画梅，曾为帝师，为“江南四吴”之一。落款中提到的李熙熙，即李成，首创“卷云皴”，对中国山水画影响深远。李成原为李唐皇室之后，李氏为避战乱全家迁至营丘，即今日鲁中一带，他博涉经史，喜好赋诗，曾游遍东山，深得东山人

水之灵气。吴现俗此作画于炎炎夏日，背拟李成雪山图笔意，聊以去暑。

冬日少不了梅花的点缀。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清乾隆御题白玉梅花扁瓶，现藏于山东博物馆。清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工艺美术出现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加之乾隆本人对于玉器的偏爱，此时的玉器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新疆和田玉在此时广泛应用于各类玉器的雕琢，受到达官显贵的大力追捧。它玉质洁白纯净，造型端庄典雅，琢制精巧圆润。瓶身为扁体，两侧寿石、菊花、梅花巧妙地组合其上，寄托对长寿的祝愿和期盼，瓶身阴刻御制七言诗一首。

远观此瓶，只见洁白胜雪，瓶口如同小亭子掩映在雪中层层叠叠的梅花中；近观梅花细腻，纹路清晰，掩映瓶身。

而孔子博物馆藏“梅花高士”图轴，纵251厘米，横82厘米。绢本设色。绘高士身着红衣，头戴巾幘，慈眉善目，正观赏侍者手持的梅花；其身后侍者，身着绿衣，为高士撑伞。画中的高士，冬日身着便服，与童子踏雪观梅，尽显闲适与风雅。

岁寒三友，傲雪凌霜。青州市博物馆藏岁寒三友镜，镜面圆形，带柄。镜背饰怒放的梅花、苍劲的松树和挺拔的翠竹，三友交错掩映，恰似一幅文人画的正上方



《梅花高士》图轴局部

饰一变形莲花。松与竹经冬不调，梅则寒冬生花，故习称为“岁寒三友”。三友因各具特色，备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岁寒三友镜就是清代铜镜中重要的一类。

看雪赏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屋外天寒地冻，屋内三五知己相聚，饮酒吃茶，这也许就是冬日里温暖而质朴的幸福。孔子博物馆藏篆刻梅花纹瓜棱形铜手炉，造型别致精巧，抱在手里再也不会手脚冰凉了。

围炉夜话，对酒觥筹，是古人冬日里的仪式感。清代的铜觥为盛酒器，现藏于青岛市博物馆，它的觥器是一个牛的造型。由盖、身两部分组成，腹部形状椭圆，牛腿弯曲跪地，觥盖作兽面，腹身饰饕餮纹。透过这件铜觥，仿佛可以一窥古人宴饮时候的情形。

窗外小雪纷纷，好友五七围坐，有肉岂能无爵？

青铜爵（高）为饮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夏商周时期，作用相当于酒杯，用以温酒和饮酒。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